

# 留在青春的记忆

◎ 蒋光平

那年,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城的一所重点中学,可那年却是我们家最艰难困苦的一年。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后来病情加重,瘫痪在了床上。父亲又年老体衰,为了给母亲治病,含泪卖掉了家中那头陪伴他十多年的老水牛。

这的确是不幸的——尤其对父亲来说。他本来是盼望我考不上高中的。他大概觉得,要是我考不上的话,我的失学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不争气而造成的,而不是他不供我了——他是在无力供我继续上学了。但困难并没有让我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我不想因为贫困而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就像被父亲卖掉的那头老水牛一样,没有一点色彩。不久,我便跟随同村的保林到了城里的一所工地上打工。我要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凑足我上学时的报名费。保林比我大两岁,却已经有好几年的工作经历了,他是这里的建筑工,负责砌砖和往墙上贴瓷砖等活路。而我是工地上的小工,负责挑水担沙推车和不断地往高架上运送水泥等杂活。

七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而我们建筑工人全是户外作业,工地上根本没有任何的遮阳的设备。我们早上八点钟动工,直到下午六点半才收工,中午只休息一个半小时。一

天下来,闷热加上繁重的劳动常常累得身体几乎要散了架。干活的第一天我的两只手就结满了血泡,但一想到一天下来就能挣十五元钱时,我的心里还是充满了无限的骄傲和喜悦。我终于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了,十五元钱啊! 对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它是多么的宝贵呀,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说:“十五块钱哩! 可以割3斤猪肉了,如果割肥一点的五花肉的话,那就可以割5斤。”。那天,微笑第一次爬上父亲那愁苦的黄脸。那年夏天,炎热的高温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工地上的好多人都因经受不住酷暑的折磨纷纷回家去了,而我却舍不得这次难得的挣钱的机会。我想,为了理想再苦再累我都不会放弃的,咬咬牙硬是坚持了下来。

不久后,我便在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挣钱的商机。由于天气炎热,工地上的工人每天都要买大量的矿泉水来喝,喝完了的矿泉水瓶扔在地上到处都是。这既不美观,也给施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可工地上却没有人来处理它们。一天,我正要挑着一担沙子往楼上送,脚却被地上踩着一个东西绊了一下,失去重心的我连同一担沙子顺势倒在了工地上。由于对这发生的一切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我的腿被一担沙子重重地压了两道口子,而造成这一惨状的罪魁祸首居然是工地

上一只被扔掉的矿泉水瓶子。当时我生气极了:“这些可恶的瓶子扔在工地上到处都是,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来收拾下呀!”。不知不觉间,印象中我好像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个收荒的老大爷拾过这种瓶子。“要是那个大爷也能把我们这里的瓶子都拾起来的话,那就太好了。”想着想着,忽然间,我的心不禁狂跳起来。我想,那个大爷拾这些瓶子干什么呢,不就是拿去卖钱吗? 如果这些瓶子真能卖钱的话,那不如……

那天,为着那个忽然间的想法,我兴奋了一下午。收工后,我顾不得脚上还在剧痛的两道深深的口子,一口气跑到了五里外的废品收购站问他们收不收这种瓶子,结果让我欣喜若狂。我和他们达成了协议,我以每只瓶子6分钱的价格卖给他们。

第二天中午收工后,我便拿出准备好的两只大口袋,手忙脚乱地拾了起来,开始觉得很难为情,但一想到每一只瓶子就能卖6分钱时,此刻我的心情又是多么的愉快啊,仿佛那扔满一地的不再是被人遗弃的瓶子,而是一块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了。此时对这些瓶子不但没有丝毫的厌恶,反而多了几分亲切。啊! 多么可爱的瓶子啊!

那次我用一中午的时间拾完了工地上的500多个瓶子,卖了三十二元七角钱,比我挣两天的工资还多,用父亲的话来说,如果割肥一点的五花肉的话,那就可以割十多斤呢!

从那以后,利用每天中午休息的一小点时间,我又多了一项拾瓶子的任务。我不光捡工地上的,凡是见到大街小巷被人丢弃的瓶子我都一只不落地的拾了起来,堆放在一起。这样我每天的收入就在十五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二至三元,一月下

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很快,一个多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新学期眼看就要开始了。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找到了包工头结算我一个多月的工资。包工头是一位厚道的中年汉子,对工地上的人都很好,从不拖欠民工的工资,在他身上很难跟电视小说中那些狠心的榨取民工血汗钱的包工头们联系起来。

“一共是640元”。当包工头把一番新崭崭的钞票递到我面前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有这么多啊!”我按捺不住一时的惊讶。我一共干了32天活,15元一天,一共应该是480元才对呀,我把多余的钱还给了眼前这个朴实的中年汉子。“拿着吧,我看你吃得苦,虽然年纪不大,但干活不比那些熟手差,所以给你每天多开了五元钱的工资,我知道你需要钱哩!”。望着眼前那真诚而善良的笑容,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这样,一个月下来,除去生活费外,我共挣了大约700元钱,勉强凑足了报名时所需的费用。我为自己的这次小小的成功而高兴。而父亲则更是乐得天天合不拢嘴。父亲说:“我娃儿有出息耶! 想不到你年纪这么小,一个月里就挣了这么多钱呢,相当于挣回了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呢。”那时家中一年四季都难得吃上一回肉,而那天父亲却破例到镇上割了两斤五花肉回家炒了碗我最爱吃的“回锅肉”。至今想来,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一顿回锅肉了。

转眼间,许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也已大学毕业。但那年夏天留在青春的记忆,却永远难以忘记。



田园牧歌  
◎ 马利 摄

# 南方冬色

◎ 黄淑芬

南方冬天的颜色变化并不是很大。你看,绵延群山披着黛青色的外衣傲然挺立着,如果说有些许枯黄掺杂其中,也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像少女披在头上的一块黄色纱巾,显得那么的耀眼,因了这颜色才透露出生机。

绵绵细雨下了几场后,在寒风的助力下,天慢慢放晴,早上起来,抬眼望去对门的远山,忽然惊奇地发现那些山,像挪动了位置,挪远了许多,但还保留着原来的姿态。天空也是可以上下移动,现在,经过冬雨洗净后,像被谁在一夜之间抬高了许多,天空是那么的高,这样的冬色,让你的心胸变得宽广、豁达起来,不在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烦心。

而水田始终保持着乡村的本色,在秋天里脱下那件金黄色的衬衫后,把灰黑色的冬装翻出来穿在身上。早已有勤劳的人家,吆喝着赶牛下田,把自己家的田翻了个底朝天,露出了乌黑油亮的田泥。然后,再分垄整出几畦地,栽上油菜、萝卜。远远看过去,像给田的冬装打上了一块块整齐的补丁。

却有个人家的菜园,冒出了满园的绿,那绿是冬天所特有的绿,可以分出几层来。深绿是芥菜,淡绿是菠菜,浅绿白菜。满园的绿中,芥菜这个家伙最耐得冷,越是霜雪厚重,它

的颜色反而更绿,你看它挺直身板,伸出大片青色的叶子,接受冬天的洗礼,在寒风冷雨中自成一道的独特的风景。家门前的枇杷花和芒果花次第开放,白的枇杷花和绿的芒果花在寒风中争相斗艳,看谁的花最美。

还有许多好看的颜色,被村人们涂抹在村庄里了。屋檐下是玉米和辣椒组合而成的红、黄两色。对于鸟儿们来说,这颜色充满了诱惑,它们尝试着飞到玉米棒前用嘴去啄,但却啄不掉,等稍微啄得有些松动,院门一响,村人出现,就没有机会了。有时,鸟儿们转去啄辣椒,辣椒倒是轻松地啄下了一个洞,但是那辣让鸟儿们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敬而远之。稻草垛的黄下过几场雨后,颜色褪了一些,但依然鲜艳,近看是草垛,远看却像一朵朵小蘑菇开在田野中。墙角原本还带着青的枫树枝,靠成一堆,干透后变成了一大块红颜色。

晒场上的红红绿绿,是姑娘、媳妇们趁冬天的好日头,把家里的被褥拆洗了一遍。而竹匾和簸箕里的黄豆、红豆、绿豆、芝麻,阳光照着它们,给它们涂上一层类似清漆的东西。最动人的却是火塘里的那一炉红火,摇曳的火苗,贪婪地舔着乌黑的锅底,发出“噼噼”的声音。

如果说,你觉得南方的冬色不好看,或者说太零散了,那么等白霜这个油画师出来这里画一下,那里涂一块后。第二天,你会发现村口的银杏树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还有山上的枫树忽然就像火一样红,仿佛要燃烧起来。这南方的冬色,虽然参差不齐,却是那么的耐看。

日。于是,每到星期三傍晚,同学们中间便会经常说句话,今天是老歪管水的,提醒同学们别提前去澡堂,去了也是白去。有时,工友们临时调班,老歪的值班日也不全是固定在周三。有同学提前提着桶大摇大摆地向澡堂走去,走近澡堂,只见老歪站在锅炉房前,刚才还提着桶边走边唱的男生,立即止步打道回府,一边往回走,一边告诉还在往澡堂走来的同学们说:“今天是老歪管水。”同学们悉数返回。老歪瘦弱的身子,竟然有老虎般的威风!不过,时间久了,人们也总结出了一点规律,凡是老歪管水的日子,只要是在学校规定的时间里去洗澡,绝对会有热水。同学们还发现,在秋冬季节,只要是老歪管水的那天,那洗澡水绝对是滚烫的热水,大家洗澡洗得舒心悦意。因为老歪工作负责,轮到他烧水,他会准时烧水,勤出炉渣快烧煤,炉火旺旺,当然热水滚滚。老歪值班,也是同学们一大福利。深秋季节,只要是听到一句“老歪管水”,同学们的心情绝对为之一振。

深秋的一天,我在篮球场上玩篮球玩得太晚,已经错过了学校洗澡堂放水时间。因为一身大汗,我还是提着桶向澡堂走去,远远地发现,澡堂放水处空无一人,水管早已关闭,或许,锅炉的水早就放干了,锅炉房的门都锁上了。我心想,烧热水是无望了,只好走向冷水管。正当我向冷水管走去时,一个声音叫住了我:“锅炉里还有一点热水,你跟我来。”我回头一看,是老歪。老歪打开锅炉房的门,我跟着走了进去。“学校桶给我,我上锅炉去帮你打水”,老歪说。我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说道:“还是我自己上去吧。”“不,锅炉深,你不熟悉情况,我来。”说完,老歪接过我手里的桶,顺着梯子爬上炉顶,再下到炉底,帮我打出了两桶热水。那一刻,我对老歪充满感激!

寒窗日子十几载,经历老师无数,皆是命运中的贵客。老歪虽然没有教过我一堂课,我跟他之间的那次交集,老歪也许早就忘记了,但我的记忆里,始终有一个老歪。

# 养儿方知父母恩

◎ 黄廷付

昨晚一觉醒来已是子夜时分,习惯性地起来看看孩子睡着后,有没有踢被子。回到自己床上打算继续睡时,忍不住又打开手机,偷瞄一眼,发现还有几个夜猫子没休息。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一哥们和我一样,半夜三更醒来担心孩子饿着,起来给孩子喂奶粉。末了他还来了一句:“养儿方知父母恩啊!”就是这句话,一下子赶走了我的睡意,把我的思绪瞬间带回到几十年前——那时候我们住的还是土坯房子,家里只有一张大床,还是父母结婚时的那张床。四个小孩都和父母挤在一起睡,晚上不是这个哭就是那个闹的。父母总是不辞辛苦地起来喂这个孩子喝水,给那个孩子喂奶。

特别是冬天的夜晚,父母最担心的还是我们晚上尿床。毕竟那时候家里仅有三床棉被,铺一床,盖两床,如果被我们尿湿了,连个换的干被褥都没有。所以父亲的角色就更重要了,他常常在深夜里不管多冷,都要把我们一一抱起来,把着我们撒尿。然而,我们还是会有那么一两次,把床给尿湿。

那是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夜,我由于睡前稀饭喝多了,就尿了床。父亲被惊醒后赶紧将我抱到他睡的地方,然后拿来烂被单子垫在我尿湿的地方,然后他就睡在我刚才尿湿的地方。

那晚之后,我学会了一首童谣:尿床精,扎床撑,半夜

起来数星星。老天爷,咋不明,宝宝的屁股欺生疼。

从那天起,弟弟妹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唱起这首童谣,他们边唱还边嬉笑着看着我。每当这时候,我都会像做错了事一样,羞得把头深深地埋在碗底。

第二年冬天,收了棉花,家里多了两床被子。父亲干脆带着我和弟弟,把被子铺在喂牛用的草窝子上面。你还别说,那里软软的,睡起来真是特别温暖。但父亲依然会在半夜起来,点起煤油灯,抱着我们去撒尿。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我读小学。

我小时候睡觉不老实,总是喜欢踢被子,父亲不知道一夜要起来几回,给我盖被子。终于有一次,我冻感冒发烧了。父亲在深夜里去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打针。那个老医生离开时,对父亲说:“可能是床铺下面的麦草热气太大了,孩子才会不停地踢被子。”

陷入自责的父亲,把我们抱在母亲的床上,让我们继续睡。他则连夜找了几块木板,两头和中间用土胚垫起来,再在木板上面铺了一层麦草,最后他又把被子铺在那层麦草上面,这回真有些床的感觉了。从那以后,我们很久都没有再踢被子,而那张床一直到新房盖好,才被拆掉。

时光飞逝,眨眼间就过去了很多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八年了。现在母亲一个人带着弟弟的孩子,守着老家的新楼房。我猜想,母亲夜里醒来后,一定会起来给小孙子把尿水,或是给小孙子盖被子吧!

# 寒冬夜读

◎ 王南海

寒寒,大雪。

身居乡下的陋室,炉火通红,温暖如春。喜欢在宁静的深夜,当万物都悄悄地睡去,手捧一卷书,慢慢地品读。这种时光总是安安静静,自在从容,没有人去打搅你,你可以用心地与书中的先贤和智者对话。

我的手中捧着书,书籍历史悠久,泛黄的书页上,写满了沧桑,也憧憬着希望。此时,房子外北风呼啸,也许明天又是一场大雪封门。可是,心灵却如此安静,似乎平时的纷扰世界都离你越来越远,此时,你只是和这本书默默相对,寂静欢喜。心中竟然有一种愉悦感,如小溪般叮咚流淌。

四下里是如此宁静,你似乎听不到一点声音。可是,若有若无的,你听到有火炉里劈柴的燃烧的“噼啪”声,有人们细碎的说笑声,村子里远处的犬吠声。那声音好微弱,一切都很安静,安静得让你仿佛能听到窗外雪落的声音。雪落无声,此时,你却仿佛听到了雪“扑簌簌”地落在屋檐上,落在石头墙壁上,落在院子里的池塘里。

暮色四合,屋子里亮着暖洋洋的灯。似乎我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聆听书内先贤的教诲。手中是一本地方志,厚厚的书页上,记载着这个貌不惊人的山沟沟里,竟然有如此多的智者和先贤,他们曾经在这里劳作,晴耕雨读,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化。我一边轻轻地翻动书页,一边禁不住啧啧赞叹。

如今的农村,早见不到麦秸垛了,但在我小时候,谁家的房前屋后没有高大的麦秸垛呢? 那可是人们过冬的“宝物”呀!

冬天的太阳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老人们走出家门,找一个向阳的麦秸垛,和衣躺下,上面明亮暖和的阳光照着,下面柔软蓬松的麦秸垫着,还呼吸着带着麦子味的空气,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在均匀的鼾声里,他们一定是做着五谷丰登的梦。就是刮风了,有高大的麦秸垛护着,还是比家里暖和得多。睡醒了,老人们往往会聚在一个麦秸垛前,天南地北地“喷”着,天上地下,信马由缰,不管是谁说得话“掉底”了,不能自圆其说也没人计较,有人提出来,大家哈哈大笑,大不了落一个“喷将”的名号,等孙子跑来叫回家吃饭,还是拍拍粘在屁股上的麦秸,哼着戏曲各自回家。

麦秸垛不但是老人们的福地,还是小孩子的乐园。我们在那儿玩得最多的是捉迷藏。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们对捉迷藏乐此不疲。玩得多了,每个麦秸垛上都有一个洞,我们随便钻进去,再抓些麦秸把洞口堵好,又隐蔽又透气,透过缝隙还能观察到外面的情况,大的麦秸垛里大洞套小洞,易藏难寻。记得有一次,有个小伙伴藏在麦秸垛里时间太长竟睡着了,直到大人到处叫他才醒。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在最大的麦秸窝里打扑克,那个麦秸垛有两层楼高,五六个人坐在里面绰绰有余,当然,谁输了就在那里翻跟头,比在家里玩好多了。

# 老歪

◎ 唐小峰

老歪只是学校一名工勤人员,但他算得上一个名人。全校学生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的外号叫“老歪”。老歪他不姓歪,手不歪脚不跛,五官端正,至于大家为什么称他老歪,没人说得清楚,反正一届一届的学生就这么沿着这个称呼。老歪因何出名,就因为他严格管理男生澡堂的洗澡水而出名。我第一次认识老歪,是在我入学不久,在男生澡堂旁边锅炉房的大门口,走在我前面一个高年级的男生说道:“今天是老歪管水的了。”我顺眼看过去,只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笔直地站在锅炉房门前,两眼关注着打洗澡水的人群。一眼看过去,老歪站得挺直,十分精神,显露出中年男子特有的气质,跟“歪”字毫不沾边。我就读的这所学校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学生人数达2000人,在县城算是一所大学校,男生洗澡是一个大难题。放水时间,十几个水龙头同时开水,水龙头的周围拥挤不堪,嘈杂一片。为了争抢洗澡水,同学间斗殴事件屡有发生。有人为了省事,提前到澡堂打水。学校好几个工友轮流值守澡堂放水,只要是老歪值守的水日,是绝对不会提前开放水的,老歪的手表决定学校澡堂的水闸,绝对权威。

有调皮男生,等不及老歪开洗澡水,就大声叫嚣,语气过甚,据说,老歪抢过那些学生的桶砸得稀烂。砸过桶后,老歪心气难平,指着那些不服气的男生说:“我老歪每年砸烂的桶不下10个。”老歪杀鸡儆猴,从此,没人敢在他面前放肆。久而久之,同学们摸索出了工友们值班规律,老歪是每周五三值

# 冬日麦秸垛

◎ 寇俊杰

整个冬天,地里没有青草,麦秸就成了牛和羊最好的饲料。“人对脾气客对货,老牛对着麦秸垛。”假如没有麦秸,不敢想象它们将怎样度过漫长的冬天,所以那些养牛养羊的人家,有时还要到别处收购麦秸。对猪来说,麦秸同样离不开。那时家家养猪,不但养大了能卖钱,而且刷锅的泔水有了用,烂菜叶子有了用,麦秸更是有用了用武之地。隔一段时间,父亲就要往猪圈里撒一些麦秸,猪不但暖和了,烂烂的麦秸还能当农家肥,父亲把它们装到架子车上,撒到麦地里,为麦子生长增添肥力。

麦秸易于燃烧,是引火做饭的最好材料。有一个形容人脾气暴躁的歇后语:“麦秸发脾气——一点就着”,正说明了麦秸的特点。麦秸能填充枕头、铺床、垒土墙……看似废物一样的麦秸垛,在庄稼人的眼里,就是一座金山,这座山,见证了庄稼人的平凡生活;这座山,让农村的冬天充满了烟火味儿……

努力  
在  
新  
时  
代  
开  
启  
新  
征  
程  
续  
写  
新  
篇  
章